

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卷十二

(三六六) 江南道監察御史馮應壽奏訪聞法越構釁情形并陳辦法摺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五日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馮應壽跪奏爲法越構釁情形略有訪聞敬陳管見恭摺奏祈聖鑒事竊臣聞法人欲取越南蓄謀已久十餘年前即據西貢收其財貨現係法國大埔頭即越國南圻之嘉定省也越國三十省分東西南北四圻南圻之民多惑於天主教已皆俯首於法用兵則在北圻法兵屯河內省據爲巢穴石城巖巖聳峙城外東西各築一壘備極堅整水面有輪船數隻駕礮巡護又聞其在香港募兵數約二萬此嘉定之未易恢復河內之未易力取者也劉團駐紮山西省東聞自上年四月後劉與法疊次開仗劉皆獲勝然未足以餽法人之膽又聞法人運糧至河內經過之地有名曙東者十月間海盜乘亂聚衆肆行焚掠法深慮其旁擾又聞十一月間法大隊進逼山西劉團棄走後復用計囑弊法人甚衆法兵爲之氣阻河內之兵多退歸海防者又聞十二月初法欲抽丁出師華人不從羣起相攻西貢大亂此皆法有可乘之隙也臣竊思河內不拔嘉定不復越無安枕之期越一日不能安邊防一日不能撤日引月長餉需何自出乎然欲攻拔河內收復嘉定度黑旗之兵力劉永

福之智謀斷斷乎其難之自上年以來劉團之尙能支撐者蓋亦賴我國兵威之助耳然僅助以聲威法人進逼無已劉團終有不支之勢設越有疏虞滇粵諸省後患不可勝言諭者以爲仗義行師明伸天討使法知畏懼不敢復萌窺越之心豈非快舉然彼犯越南非敢犯我朝廷不肯釁自我開俾資口實又不能不保我屬國固我邊陲因爲暗助越南之計誠彼此兼顧謀出萬全者矣但臣聞目下情形仍在助而不助不助而助之間莫若總以劉團著名而我堅意助之大力助之以重臣宿將助之連籌帷幄以精兵銳卒助之戰陣攻取誠先奪得河內提兵南下勢如破竹嘉定不難收復矣聞法人本不知兵止是野戰殊甚易與值此有隙可乘之會力攻智取虜功尅期可奏無今日久蔓延致多費手兵貴神速蓋此時也迨法國畏威越南懷德而邊疆永靖餉項不糜誠一舉而數善備焉者已臣管窺之見敬謹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五日

(三六六)附件一 洪應壽奏廣東瓊州地方請飭舉辦民團片

再臣聞廣東瓊州府屬地方甚爲安謐而不能不設防者以夷人叵測備豫不虞耳但當此餉需丈紬之際未免虛糜可否飭下該省督撫體察情形舉辦民團以爲漸次撤防之計伏

候聖裁謹附片具奏

(三六七) 兵部尙書彭玉麟等奏遵旨派將添營迅赴前敵摺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到
光緒十年二月十四日發

欽差辦埋廣東防務兵部尙書臣彭玉麟太子少保兩廣總督臣張樹聲廣東巡撫臣倪文蔚跪奏爲遵旨派將添營迅赴前敵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臣等於光緒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欽奉電寄諭旨北寧兵力尙單著彭玉麟與張樹聲籌商選派得力將領添募數營配足軍火迅赴前敵以資接應等因欽此並准李鴻章電知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函屬臣樹聲在粵將內酌遣一員就募東勇往助餉由西支軍火由東派足兼程出關等因當經臣等以粵將方耀鄭紹忠等均不能遣東西勇餉厚薄不同募東勇赴前敵各軍相形不平轉慮誤事電覆總理衙門酌核請旨旋奉十二月十九日電旨張樹聲職任兼圻布置東防固屬緊要豈能置關外於不顧前敵兵力軍火均不足著該督於方耀鄭紹忠等外仍遵前旨選派得力將領在邊境募勇出關並設法接濟精利軍火毋得遲誤等因欽此仰見廟堂廬念邊軍訓詞嚴切下懷惶悚莫可名言經卽欽遵辦理當查廣東營務處道員方長華向在皖省

統軍飭令選帶得力淮將數員於光緒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東省起程馳赴梧浦一帶
倣照廣西營制挑募精壯勇丁五營刻日出關聽候廣西撫臣徐延旭節制調遣營哨各官
均由東軍派撥薪費一切不得不查照東省章程其餘勇丁長夫皆在西省招募口糧亦酌
照西省章程至精利軍火從前購存本少近年已撥發罄盡去年臣樹聲由北洋湊撥槍礮
帶粵已悉數勻給分發各處及駐守各礮台之湘淮粵各軍茲以方長華派赴前敵復從各
營抽回毛瑟馬梯呢咗士得併堅利前門等洋槍一千數百桿湊撥車輪開花各礮十五
尊一律配足藥彈交方長華帶往並督同司道竭力籌墊五營四箇月行糧以利邇征業於
上年十二月三十二日電請總理衙門先行奏聞在案本年正月十七日欽奉上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寄諭道員方長華現已起程著張樹聲飭令迅率所募勇營馳赴廣西關外勿稍
遲延等因欽此復經欽遵節次飭催去後方長華本擬遵照在邊境招募就近出關嗣准廣
西撫臣徐延旭咨會南寧潯州等處教民甚多就近開募誤招入營恐滋隱患應赴北路平
樂柳州各屬開招又經飛飭該道遵照辦理現據方長華稟報於正月行抵南寧復因飭各
營官繞赴北路分途招募二月初四五等日各營始陸續募齊初十後均可齊集成軍一面
趕緊部署卽當刻日星馳出關該軍月餉本應查照李鴻章電寄總理衙門函屬所言卽由

西省支給惟關外近來驟添多營屢接徐延旭來函餉項亦正在竭蹶之時當暫由東省羅掘借撥以期仰慰聖塵所有遵旨派將添營迅赴前敵緣由臣等謹合詞繕摺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光緒十年二月十四日

(三六七) 附件一 彭玉麟等奏添募水陸勇營籌防廉瓊等處片

再欽州靈山一帶爲從前叛將李揚才肇亂之地匪類甚多客民教民亦復不乏現當越南多事尤宜嚴防內匪勾結之漸先經飭派記名提督黃得勝管帶練勇一營駐紮與越南交界之東興地方扼要巡防尙皆綏靖至欽州沿海之龍門等口本由現署瓊州鎮總兵吳全美募勇一營聯絡水師分駐巡防嗣因瓊州備禦空虛欽奉諭旨派兵設防奏派湘粵勇四營令現署雷瓊道王之春統帶前往該道到任後與吳全美查看情形瓊州孤懸海外四面受敵現撥四營實屬不敷分布稟商臣等添募陸勇一營紅單船水勇二營並由吳全美將分駐龍門一營飭調赴瓊分別布置而北海龍門一帶與瓊州隔海相望鎮鑰西路亦未便空虛已飭高州鎮總兵張得祿選募壯勇兩營馳赴欽廉擇要屯紮並將東興黃得勝一營歸其統轄飭與奏派辦理西路團練馮子才李起高等聯絡布防遙作聲援前撥署南韶連

鎮鄭紹忠所帶安勇兩營赴瓊後紳民咸以省防兵單爲虛現因惠州會匪滋事又由省防抽隊往剿因飭鄭紹忠仍補募兩營以資鎮撫而備調遣至虎門爲進省第一重門戶前以兵力不逮僅於威遠上下橫檔三處築臺駐軍尙嫌單薄臣玉麟現已飭前直隸正定鎮總兵婁雲慶統率新募五營出紮沙角此外大角湖洲山南北鞏固等處亦須酌量添撥水陸勇營駐守庶壯聲威應俟部署就緒再行奏報所有添募水陸營勇籌防瓊廉並補募省防抽撥勇營緣由除咨明戶部兵部外臣等謹附片具陳伏乞聖鑒諱奏

(三六八) 兵部尙書彭玉麟等奏方長華一軍已由南寧迅赴關外礙難由欽靈前進

摺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到

四日發

欽差辦理廣東防務兵部尙書臣彭玉麟太子少保兩廣總督臣張樹聲廣東巡撫臣倪文蔚跪奏爲遵旨酌度方長華一軍已由南寧迅赴關外礙難由欽靈前進恭摺覆陳仰祈聖鑒事竊於光緒十年二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正月十三日上諭徐延旭奏布置北寧各路防軍嚴加扼守各摺片等因欽此二月初四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正月十六日上諭岑毓英徐延旭先後奏陳調撥輪船由水路進擊等因欽此二月初七日承准軍機大臣

密寄正月十八日上諭方長華一軍可否由欽靈一帶前進等因欽此仰見朝廷出師維濬
博徵羣策廟謨深遠欽服曷勝伏查道員方長華一軍據報由南甯返赴關外業經另摺奏
報北甯軍情方緊勢不便折回粵東迂道欽靈以致緩不及事惟欽靈進兵之策臣等始籌
越事議者亦謂滇軍臨其上西軍當其中東軍牽其後三省合謀計當出此嗣經考核地勢
審察敵情乃知其有未易行者蓋靈山境界廣西與越南並非接壤欽州出境至越南海陽
之路迤邐由東北而指西南其右皆叢山峻嶺鳥道崎嶇省志所謂十萬山也其左一徑斜
通悉瀕大海廣安一省棋峙中道法人並守之以爲犄角至於海陽境內支河汊港百道紛
岐尤非陸師所能徑達法人久踞河內嗣又襲取南定興安寧平併攻奪山西各省海陽爲
後路門戶設守極堅兵輪鐵艦環泊海口內外我軍沿海南行彼可以水師沿海相薄節節
阻擊勢不能前就令先下廣安渡江越河直抵海陽城下彼以堅輪大礮截我歸路環而擊
我則進不足以牽掣山西河內之法兵退反蹈頓兵堅城之危道去冬北寧官軍三襲海陽
雖入其外郛而不能得手實由於此然猶幸西軍以北寧陸地爲後路河道無多可以從容
撤去無取道廣安沿海之險也若由欽州迤西尋陸路進兵必越十萬山中緣崖穿谷輾轉
而前仍須先據諒山一帶乃達海陽非復間道出奇之意而轉輸之吃力則百倍於鎮南關

一路矣且疊奉諭旨法如侵我駐軍之地卽與開仗已明諭法人布告各國北寧興化兩路官兵與法軍相持日久兵刃相接亦無啓衅內地之嫌欽州界外廣安海陽等處東省向未駐軍近來廉瓊等處漁船偶入越洋海界輒爲法軍殺傷焚燬在粵洋則彼此相安是彼族不遽犯中國之意界限猶明若東軍鼓行而出彼或藉口敗盟亦鼓輪而來各口騷然似非計之得者至廣東兵力餉力之不逮水陸轉運之艱難猶其後焉者也徐延旭節次奏請調撥輪船嚴扼順化海防各口果使力能及此則東軍由欽州前進水陸徂征原爲勝算方今閩粵籌防均當吃緊且無大號得力兵輪可以徵調久爲聖明所洞燭臣等再三酌度欽靈一路似未便以偏師嘗試轉致有損無益所有方長華一軍礙難由欽靈進攻緣由臣等謹合詞據實覆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訓示謹奏光緒十年二月十四日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七日軍機大臣奉旨知道了欽此

(三六九) 軍機處密寄兵部尙書彭玉麟等上諭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七日
洋務機

軍機大臣密寄兵部尙書彭兩廣總督張廣東巡撫倪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奉上諭彭玉麟等奏遵旨派將添營迅赴前敵置籌防瓊廉各摺片覽奏均悉北甯失守粵西防營退

紮正須收集整頓方長華一軍現已募齊著彭玉麟等飭令趕緊部署越日拔隊出關馳赴
前敵以厚兵力瓊州防務愈形緊急著彭玉麟張樹聲倪文蔚懷遵前旨督飭吳全美王之
春嚴密布置不得稍涉疏虞西路圍練並令馮子材等實力辦理俾壯聲援惠州會匪已否
撲滅務當迅速殲除以清內患免致牽掣防軍是爲至要將此由五百里各密諭知之欽此
遵旨寄信前來

(三七〇)翰林院代遞侍講志銳封奏摺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到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八日發

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學士臣寶鋆等跪奏爲代遞封奏事本月二十八日據臣衙門侍講志
銳呈出摺就條陳一件臣詳加閱看係爲時勢起見其中尙無違悖字句臣等不敢壅於上
聞謹將原件呈遞附摺代奏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光緒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大學士
翰林院掌院學士臣寶鋆禮部尚書翰林院掌院學士臣徐桐(差)

(三七〇)附件一 翰林院侍講志銳奏徐延旭敗師辱國請革職治罪摺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到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八日發

翰林院侍講奴才志銳跪奏爲疆臣昧義辜恩敗師辱國請旨從重治罪以伸國法而勵人
心仰乞聖鑒事竊奴才伏見越法構兵以來我皇上垂念屬邦兼固吾圉特遣雲南撫臣唐
炯廣西撫臣徐延旭先後督師出關至鄭重也前者唐炯妄自退兵致劉永福有山西之敗
已屬失機朝廷略施薄懲與以自新凡有人心當如何激發天良力圖報稱迺奴才聞徐延
旭自出關後逍遙境上畏葸不前始見劉永福小勝遂妄自誇詡謂不難滅此朝食繼見劉
永福失利敗績山西又復藉詞請鄰省助兵以爲分過地步居心巧詐莫此爲甚且聞其營
規不肅器械不精兵額不足將士不和凡此數端兵家大忌徐延旭則兼有之固不待北寧
之失已早決其不能勝任也况北寧失守聞法兵傷歿僅數十人是我兵不戰自潰已可概
見徐延旭平日旣無調度之方臨事復無應變之策憲師喪地坐失機宜中朝士大夫無不
撫膺切齒迺奴才所尤深慮者現在法越兵鬪正無已時北寧旣失其勢必將及滇粵此正
朝廷風行雷厲有罪必懲之時若不申明軍律昭示中外竊恐邊徼將帥羣相效尤不爲今
日敗帥之徐延旭卽爲前日退兵之唐炯人人自便法紀何存不徒貽笑於外邦且恐無以
勵臣節全局攸關不可不慎相應請旨將徐延旭革職解京從重治罪以伸國法以勵人心
奴才不勝激切待命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光緒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三七一) 戶科掌印給事中鄧承脩奏請將唐炯徐延旭等治罪摺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九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脩跪奏爲疆臣謬玩辱國喪師罪無可逭請旨從嚴懲處以伸國法事臣惟破格用者聖主之苦心信賞必罰者國家之大律竊見唐炯徐延旭二臣以府道外吏不一二年間上躉封圻外連邊帥中朝士夫已疑朝廷用人之驟然自髮逆蠭起擾亂東南文宗顯皇帝知人善任一時巡撫如胡林翼李續宜等皆以營官驟膺不次之擢卒能削平大憝克成厥勳如二臣者才能相埒頗有虛聲朝廷愛惜邊材畀以重任雖昧於知人之明尚非有心之失及唐炯不待諭旨率爾退師致令越軍失援山西淪陷罪狀昭然矣我皇上赫然震怒宜於此時聲其專命之罪正以失律之誅法及一人羣帥悚息乃僅予薄譖仍促進師徐延旭聞之以爲邊臣得罪罪止摘頂而已革留而已始則驕蹇若忘繼乃遷延坐視山西之陷未幾北寧之師復失覆轍相仍人無鬥志誠恐自茲以往沿邊諸將藐玩朝命皆唐炯也望風逃遁皆徐延旭也雖有堅城誰與爲守雖有利器誰與爲用軍法逗留畏懦者斬主將守城不固守而棄去者皆斬自古及今未有賞罰不當功罪不明而能克敵

制勝者以臣觀之唐炯於守縣州時頗著勞苦然器小易盈驕其逸足屢誤事機所謂泛駕之馬宜施羈馴者也徐延旭直庸妄人耳守梧州時所禽馘者不過一二探丸胠篋之輩其著越南圖說於方向道里尙且瞢無黑白又大言自謂爲知兵年近七十嗜好痼深所謂驪臘之木無當斧斤者也朝廷不察委以重寄以新造之卒當乘勝之師北寧之敗固不待智者而決矣霆擊雷駭事會之來正在今日伏望皇太后皇上憐已敗之由爲未然之計旣令潘鼎新出閩接統諸軍以圖規復卽當治唐炯徐延旭失律之罪以儆效尤若謂唐炯小有才能棄瑕錄長亦宜解任交岑毓英差遣戴罪立功儻仍愼遠卽正軍律不得再邀寬典至趙沃久在粵西取兵無律惟利是圖黃柱蘭素無威望性多疑忌前坐視山西之失擁衆不救所稱掇助劉軍新靖四營歸唐景崧統帶者實則任意扣留握兵自衛而已此次潰師北寧不守情罪尤重應令岑毓英確查請旨卽於軍前正法朝廷一震之威明及萬里伸國典以振軍心在此一舉臣不勝激切待命之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察謹奏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九日

(三七二)戶科掌印給事中鄧承修奏統籌兩粵防務辦法摺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九日

戶科掌印給事中臣鄧承修跪奏爲統籌兩粵防務敬陳管見恭摺仰祈聖鑒事臣竊見近者山西北寧相繼淪陷越禍日深粵防益亟凡有血氣莫不撫膺痛恨志切同仇臣惟用兵之道未慮勝先慮敗然後進能戰退能守未有前軍一蹶後無應援遣將徵兵動延時日而能計出萬全者也夫以法夷犬狼之性併有越南未必遂填慾壑勢將沿邊沿海爲得寸入尺之圖索賠兵費之舉自臣觀之沿邊之患廣西急於雲南沿海之患廣東急於他省誠以廣西則迫近敵氛廣東則素稱腴富也爲今日計莫如特命兩廣總督張樹聲統率淮軍出駐廣西南寧一帶聲息既通軍威亦厚萬一前敵失利卽令其統師前進兵旣迅速事不張皇張樹聲於上年法越構釁卽慷慨陳請出關義形於色且曾撫粵西往與潘鼎新共事有年彼此必能和洽前廣西提督馮子材蒞粵西十餘年功勳宿著熟悉邊情徒與徐延旭齟齬遂甘廢棄可否飭令該員招募舊部隨同張樹聲協理後路防務該員志行侃直必能竭忠盡慮無負厚恩兩廣總督職雄任重應飭令彭玉麟署理並須嚴旨訓勉毋令固辭現署水師提督方耀優於將略衆情悅服乞特授以欽差幫辦之任俾使位望稍峻指揮自易士兵客兵聯爲一體總兵鄭紹忠鄧安邦素稱驍勇更懇傳旨嘉獎以勵士心海濱武臣得邀天語自當感激效命矢死靡他廿年來粵軍得力者號稱此三營惟方耀能和之乃能統之

客將雖強不能相習彭玉麟固先已言之矣事不過一轉移間而張樹聲控制南徼應援不難彭玉麟專力東省事權尤一方耀鄭紹忠鄧安邦或蒙拔擢或荷褒嘉於邊防海防士兵客兵各得其任此臣區區一得之忱用敢妄瀆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採擇施行謹奏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九日

(三七三) 江南道監察御史馮應壽請另簡雲南廣西巡撫令唐炯徐延旭留營效

力摺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九日到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八日發

江南道監察御史臣馮應壽跪奏爲疆臣統兵無狀薄憲不足蔽辜請旨嚴加譴責以伸法紀而儆懲尤恭摺仰祈聖鑒事竊維賞罰者主上之大柄功罪者臣下所自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然後朝綱肅而人心奮事可集而效可收而信賞必罰在軍法爲尤重上年雲南撫臣唐炯統軍督辦防務山西失守滇省之局鑰不固朝廷以其無能撤回與以革職留任處分另派雲貴督臣岑毓英前往庸懦之輩以爲得計竊幸其不蹈危地而安居高位如故也乃近又有微尤者三數日內都下閩寧失陷廣西之門戶不守撫臣徐延旭駐軍籌防事前既疏於布置臨時復勇於潰退敵猶未至望風而遁嬉笑怒罵偏於街巷其情形更有

甚於唐炯者聞朝廷另派潘鼎新前往接辦仍與徐延旭以革留處分其自謂得計殆猶之
唐炯也設使辦防諸臣又復倣尤邊事尙可問乎聞唐徐二臣其器本不足以任封圻朝廷
以保薦有人驟加遷擢二三年間由道府荐升巡撫苟有天良自宜竭力圖報乃一遇有事
志氣靡然失越南倚重之望啓法人輕視之心負恩辱國莫此爲甚惟二臣小有才能未必
不可收指臂之助臣之愚昧擬請旨將雲南廣西巡撫二缺另簡賢員唐炯徐延旭仍令留
營效力贖罪交大臣彭玉麟督臣張樹聲岑毓英等差遣委用以觀後效朝廷仍不失寬大
之恩人才亦並無廢棄之慮而於賞罰之大綱愈見分明庶怯懦之庸臣漸知愧奮矣臣確
有聽聞旣知爲公論所不容不敢不以區區之見貿味直陳伏乞皇太后皇上聖鑒謹奏光
緒十年二月二十八日

(三七四) 河南道監察御史黃自元奏邊防吃重請決計進勦摺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八日到
光緒十年二月二十八日發

四品銜河南道監察御史臣黃自元跪奏爲滇粵邊防吃重請早決進勦之計明正致討之
名妥籌佈置以一心志而固邊圉仰祈聖鑒事臣聞舉棋不定不勝其偶又曰名不正則言

不顧言不順則事不成自古迄今未有依違兩可徘徊觀望而可僥倖以底於成者况兵凶戰危欲與陰賊險狠之法夷爲難乎臣竊謂我之於法今日實無可止之勢而有可乘之機初不必過懷疑慮之見敢爲我皇太后皇上陳之當法越交兵之始劉永福屢挫法夷朝廷不欲與法失和故但撥兵餽餉暗助劉軍成則我收鵠蚌相持之利敗則我無背盟棄好之名所以爲息事安人計者意固善矣但此助劉之計法人豈不知之乃絕不出一言以相謂讓者彼蓋欲并力越南俟攘有全土乃與我尋釁耳此其陰賊險狠之謀非果形同讐讐也前與法約謂北寧乃我兵駐守若進攻北寧必至開仗今則仗已開矣北寧陷矣兩國之失和不可復諱言戰固動廢帑金言和亦勤償兵費而且彼僥方張未必與吾修好我威未震亦難遽與求成况法夷狡詐一面議和懈我軍心一面進兵蹈我瑕隙狼貪豕突何可不虞夫越南與法定約十有餘年約定而仍復構兵則和局之不足憑已可概見倘此次苟相隱忍將貪得無厭益啓覬覦且使各國紛紛效尤安所底止是創法夷卽以威各國保越境卽以固中邦全局攸關初非蹠武臣所謂無可止之勢者此也自庚申之變似英法諸國萬不可與爭鋒乃割永福地祇彈丸衆纏一旅猶且再三克捷殲厥渠魁倘得厚集兵力安知不恢復越南是用兵無論中西祇當較量勇怯况法夷勢雖強盛國實空虛其集費徵兵有加

無已者不過塞井夷竈之計閉城借一之謀外強中乾焉能持久迨至師勞力竭勢將不戢
自焚臣所謂有可乘之機者此也南北兩洋海口固覺防不勝防然皆各國通商口岸牽掣
必多且越南未定遽行分兵則彼軍志既紛卽兵力亦虞單薄狡若法夷安肯出此故其闖
入粵境尙屬意中若思東寇廣閩必在越南鬆勁以後我滇粵之師如鋒銳莫當彼將顧越
南不暇遑恤其他至沿海各口但須將領得人認真訓練不必急於增兵中彼多方誤我之
計臣所謂不必過懷疑慮者此也夫旣無可止之勢有可乘之機而又無庸過慮於其際則
進勦之計可決矣髮捻等逆凶燄滔天然我兵且敗且戰且戰且勝而卒就蕩平者以內地
之寇勢不兩立有戰法無和法耳若西夷則人人意中皆有和之一法故今日苟且議戰明
日又隱忍議和二十年來籌辦海防鐵甲洋槍徒供粉飾犁軒善眩忘是仇讐敵固貪憚而
軍無鬪志昔踵旋戰旋和之誤今成不和不戰之兵欲抵禦而我爲敵乘欲調停而敵不我
許游移兩可進退失據兵家大忌莫此爲尤果能上下一心誓師痛勦雖勝弗喜雖敗弗挫
譬之勦辯髮捻有戰無和志定而山岳不搖氣固而風霆不變法夷雖悍定可縷磨臣故謂
進勦之計不可不決也計決則名不可不正朝廷冀法夷悔禍故前此無聲罪致討之師雖
擅退如唐炯亦獲包荒得力如劉永福僅許贊助究之刑賞過輕則德威不立德威不立則